

学问必由积累 穷理需读好书

中山大学青年学者谈读书与治学

文字整理/本报记者 杨皓宇
资料提供/图书馆
题图摄影/翟俊雄

核心提示

前日，中山大学图书馆主办“师说·问道——中山大学青年学者谈读书与治学”学术沙龙。沙龙活动邀请了中文系陈斯鹏教授、哲学系张伟教授、历史系谢澍教授作为主讲嘉宾，从青年学者的视角，围绕读书、访书、治学门径等主题，畅谈其独到而深刻的观点和经验，以启发和引导学子养成正确的读书和治学方法。现梳理访谈精华与读者分享。

人物介绍



陈斯鹏，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工作，入选首届“长江学者青年学者”、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”、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。



张伟，哲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现任哲学系系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、伦理学和欧陆哲学。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、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。



谢澍，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现任历史系系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学、明清史、社会经济史。入选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”、“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”及中山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。

穷理之要

陈斯鹏：朱熹曾言：“为学之道，莫先于穷理；穷理之要，必在于读书”。明理是最根本的，但读书是不是就能明理呢？不一定，须看读什么书。《朱子读书法》倡导和强调阅读经典，因为书有好书，也有坏书，读不好的书只会越读越糊涂。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读书人而言，由于不能辨别书籍的好坏，可能就会被它牵着走，所以读书一定要读经典。

张伟：“书”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我个人开始比较系统地读书是在高中时期，那时有零花钱就会去买书，但偏重文学类书籍，后来才开始系统地读哲学专业书籍。我认为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，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生活的广度、宽度和厚度也是有限的，通过阅读可以让我们体验更丰富、更宽广、更深厚的人生。

谢澍：现代社会，书籍唾手可得，这让我们觉得读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其实过去得到一本书并非易事。读书是基本的生活状态，我希望大家去追求美好的读书生活。读书要读经典，大学教育要从名著、经典谈起，这样才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根基，才能够获得做学问的门径。另外一个层面是，关于读书的心境和环境。心境是说读书要平静下来，我觉得可以用各种姿态，在各种环境、各种条件下读书。此外，有些特定环境能够提升你对书的理解，比如图书馆。网络阅读再发达也永远代替不了实体书阅读，所以我给大家的寄语是——一定要在开架书库中去读书。我强调现场读书，在名人的故居里看名人的书，去一处地方就读那个地方的地方志，这时能够获得某种跟书籍更深入的感情。

张伟：无纸化阅读虽然确实拓展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空间，但它一定不能够代替可以用手触摸、在上边涂涂画画的实体书。我坚信人类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书一定会留存下去。

阅读有方

陈斯鹏：指导学生读书是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职责，我们开列专业书目必然是我们认为最重要

的和最经典的。而在研究生阶段，要研究一个问题，不能光看老师提供给他的书单。研究一个问题，古今中外所有相关资料都要涉及到，这也是对前人工作的尊重。

怎么判断一本著作是否“靠谱”，把握好这个度是需要功力的。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就能够做到比较快地去辨别，然后用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去处理这些材料。

另外，我想谈谈培养阅读习惯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做到无论在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样的姿势，你都有阅读的冲动或兴趣。古人讲就“读书有三上”，其实一个人可以利用任何碎片化时间见缝插针地读书，不同的状态下可以读不同的书。

张伟：我对我的学生们会提一个要求，特别是对硕士研究生，要从四个方面认真去读一本经典：首先要把书读厚；经典在语言、时代和环境等方面和我们都有隔阂，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这部经典，首先需要了解和它同时代的争论、成书背景、书籍论述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；第二，要把书读薄，即努力做到能很快把这本书的基本脉络、结构、逻辑推演过程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，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这本书最基本的东西；第三，要把书籍读正。以康德为例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问世两百余年，全世界有无数相关研究，你需要知道哪些研究是最重要的，即所谓的正统。只有了解正统的研究，你的阅读才可能沿着正的方向走，这是做研究必备的前提。第四，学会把书读“歪”，如柏拉图，从古希腊到现代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，对这些所谓的经典作家的各种解释，你只有把这本书也读歪了，对这些所谓不同类型的解释都能够有所了解，才能更丰富地去了解一本书。所以，我对研究生有一个小建议：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认真地读去至少读一本经典，把它读厚了，读薄了，读正了，也读歪了。

谢澍：阅读量的积累特别重要，我觉得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太少。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，每周的阅读量的都是 800 页以上，研究生是 1000 页以上，我们一周的阅读量到底有多少？

刚才张伟兄说除了厚读还要薄读，读完还能领会，还可以去讲。那么，接着应该谈读书会，读书会会检阅读书效果的有效活动，因为要在很短的时间把一本书讲一遍，如果乱谈一气，那肯定讲不出来。

淘书之乐

陈斯鹏：以前上海国联路灯市场二楼就是一个很大的书店，记得当时一个朋友刚好在做元代的文学，我在那里淘到一本《元诗别裁》给他寄过去，他可高兴了。

随着旧书店日渐式微，我们淘书的乐趣也少了很多，这确实是读书人的遗憾。但网络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，我们有很多书可以通过网络找到。前几年我在研究容庚先生 30 年代的著作《中国文字学》，从学术史角度来做这项研究，需要找齐二三四十年代全部的文字学概论性的书，但是图书馆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室的资料都不足，最后在孔夫子网基本都能找到。

张伟：我比较系统的阅读是从高中开始，那时就开始有系统地去购书、淘书和阅读。这种求书的快乐在今天越来越少了，最简单的一个原因是网络化。我讲两件有趣的事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在江苏的一个小城市工作。那里书店比较少，我有一段时间就往南大附近的小书店跑，那时爬楼的兴奋和喜悦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二个故事是在台北，台北有各种类型的旧书店，我在那边买过很多心仪的港台版的书和台湾早年盗版影印的外文书，还在那边买到过在大陆很久都没有寻到的简体书，这是比较奇妙的一种感觉。

如今购书越来越习惯了网购，伴随而来的就是失去了砍价的趣味。在科隆的时候，我经常去一家旧书店，后来发现了一个经验，如果你真的看中一本书，不要第一本就把它拿下来，要多将几本书拿去谈价格，最后再问你最想要的那本，就和老板说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，你给个便宜点吧，一般就可以便宜点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文人比较般的

经验，但过程是很喜悦的。

谢澍：我一直觉得新生入学教育应该有两项最基本的内容：第一是走遍图书馆，知道我们图书馆到底有多少好货。第二就是把校园周围各种各样的旧书店和文化场所走一遍，知道我们周围的好地方。

我是第一届在珠海校区读书的学生，那时图书馆刚落成，文史哲几位前辈合作搬了一部分基地的书过去，成立了一个基地书库，但很多书都是找不到的。老师推荐的很多书目，图书馆当时还没有，因此我几乎走遍了珠海每个角落的旧书店，买到很多好书，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每天一起去找书，去到一个书店就赶紧冲进去，不然就会被前面的兄弟先拿走了。

我在复旦保研面试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请别人告诉我周围有多少个旧书店，已经习惯成自然。在旧书店，我们会碰到很多藏经阁的老生或者名宿，复旦的很多老教授，平常见不到，但是去书店就能见到。又比如我们历史系的蔡鸿生教授，只要天气好，每天下午 4 点钟，他必定光临学而优书店。

治学门径

陈斯鹏：我觉得方法有两个层次，一是抽象意义上的方法；二是具体方法。比如说研究生做某一文论或课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，这就是具体方法。

抽象意义上的方法，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比较法，另一个是模仿法。

20 世纪 20 年代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里提出一个著名学说叫二重证据法，就是使用纸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，纸上的材料就是传世的文献，地下的材料指的就是甲骨文和金文。此后又被饶宗颐、杨向奎、汪宁生等学者发展为三重证据法。饶宗颐先生所谓的三重就是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加入田野考古的材料；杨向奎、汪宁生加入了民俗学、民族学的材料；后来饶先生觉得还不够，再加入外国史的材料，就变成五重证据法；汪宁生就干脆说，那就发展为多重证据法。

——可见，在此过程中，方法论上的意义慢慢被消解了。做任何研究，只要跟研究问题相关的材料，都要尽可能地掌握并进行比较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
另外就是模仿，比较法也可以通过模仿习得。所谓的模仿，就是学习经典著作。研究的过程，包括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。最关键一点是要找好模仿对象，取法乎上。

张伟：我推荐的治学方法分两个方面：对于将来可能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学，重要的是要爱上读书，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。要有大量的阅读。我们怎么才能判别一本书的好坏，这是一种学术的判断力和学术的鉴赏力。除了多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大家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，我自己有一个称之为“画圆”的办法。做任何研究，首先要找到关切的问题，要有一个切入点。然后围绕这个点画一个圆，而且这个圆要足够大。例如想研究柏拉图的某一思想、某一问题，这一点就是一个圆心，要围绕这个圆心去画圆，比如柏拉图所处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的悲喜剧作家，乃至柏拉图研究的整个思想都在这个圆中。当这个圆画得足够大以后，要做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圆再重新回到圆心。在此过程中，有各种各样的鉴别和鉴赏，有对学术史的了解，对传统的继承，乃至于对不同研究领域、研究方式的甄别等。这个圆有多大和圆心挖得有多深，决定了一个人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品味和品质究竟有多好。

谢澍：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去把握学术史和做基础阅读。因为我觉得研究真正要做到有突破性或创新性，几乎没有通则。所谓的技巧，就是重视基础和积累。

清代学者黄以周曾写道：“学问必由积累，初无顿悟之方，而积累全在静专，亦无袭取之道”。学问都是积累起来的，不是顿悟而成的，要安静专心下来研究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。那么，怎么去通过学术史的阅读，辨别好的、坏的、经典的、次的，都是靠积累。

读书寄语

◎ 谢有顺（中国语言文学系）

“良好的书籍，真诚的朋友，苏醒的良心，这就是理想的生活。”

推荐书目

《世说新语》

刘义庆；中华书局，2007

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，生活中的片断、故事，都可以入文，也都大有深意。你可以翻开书中的任何一页读起，因为每一则故事背后，都隐含着纯粹的中国智慧。这样的书，才是最好的枕边书。

《红楼梦》

（清）曹雪芹，高鹗；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6

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，曹雪芹也许想说，爱情就是宗教。爱比死亡更坚强。人的一生，终归要有愿意为之倾倒、甚至愿意为之殉难的事物，不然，人生就是虚度。

《罪与罚》

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；朱海观，王汶 译；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
人类的内心世界有多深邃，痛苦有多深，痛苦之后的忏悔又有多么珍贵，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才能体会完整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，证明良心的力量是伟大的，只不过它需要不断地被唤醒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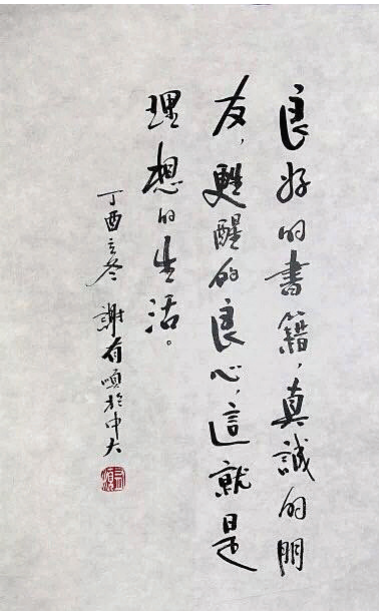
金庸；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4

武侠是一个成人童话，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尤其金庸笔下的郭靖与黄蓉，能让人感觉到年轻灵魂的朝气和力量。黄蓉如此有生活情趣，而郭靖在道德上又是如此坚定，这才是一个真正令人向往的青春中国！

《小王子》

圣埃克苏佩里 著；李继宏译；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3

一本童话，却能够把人生看得如此透彻，甚至把人生变成了一个象征，而且还这么有趣，这么令人伤感，堪称奇书。我每读一遍，都在想，成人世界太现实，也太孤独了，惟有孩子的眼神是永恒的。



（谢有顺老师手书）

《唐诗三百首》

蘅塘退士 编；陈婉俊 补注；中华书局，2004

唐诗里的中国，是优美的、健旺的，里面的中国人，灵魂饱满，心灵飞扬。诗人在大地上行走，他们在看，在行动，也在想象，诗歌就是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传记。只有遇见了诗歌中的人生，才算真正读懂了唐诗。

《病隙碎笔》

史铁生；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

这是史铁生对人生的彻悟，一些闪光的思想碎片。作者直面身体的残缺，写出了他对生命的体恤和眷恋，没有哀怨，只有温暖和明亮。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，史铁生以自己的经历向我们证明了这点。

《阿 Q 正传》

鲁迅；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9

每个人都可以在阿 Q 身上，看到自己。所以，阿 Q 是一面人生的镜子。阿 Q 不仅是欢乐的、值得同情的，我还从阿 Q 临刑前为自己画不好圆而懊恼中，体会到了了一种小人物的渺小的悲哀，这是多么痛的领悟！

《变形记》

弗朗茨·卡夫卡 著；李文俊译；漓江出版社，2003

卡夫卡是一个预言家，他居然可以把寓言变成现实！他笔下的甲虫、小动物、饥饿艺术家，都是伟大的形象，也代表了一种人性的限度。这是绝望之书，也是人类极为需要的绝望教育。

《聊斋志异》

（清）蒲松龄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

把鬼怪、神话故事，写得一点都不阴郁，而且还这么有趣，这么美好，真是让人意外。《聊斋志异》证明中国人也有非凡的想象力，而且这还是一本最好的培养想象力的书。

◎ 姚达兑（中国语言文学系）

请教师荐书，似乎理所当然，也轻而易举？然而，我并不这样认为。

一是年纪渐长渐知当藏好为人师，尤其是面对更年轻的人。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（《论语》），或许才是高明的方式。二是世间书籍本是相连，一本连着一本，有心读书者也不必过多推荐。他们循序渐进自会摸索到值得阅读的好书。而且这种自我追寻，是养成个人阅读趣味的必要途径。再者，你告诉一个少年，不要做这个，应当做那个，有时可能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有些挫折是成长所必须的。有些一般的书籍也可下一本本书籍的导引。

我其实没有什么好的读书方法，也不大相信读书有什么好捷径。私以为以读书者若能静心、虚心、恒心，一本接着一本地读，仔细地、反复地读。我相信人的身心是一具有灵的机器，书读得多了，自然也就通了。

◎ 刘伟（哲学系）

孟子说过，先立乎其大，则小者弗能夺也，修己为人如是，读书治学亦如是，愿与同道共勉之。

◎ 李法军（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）

读书是一种让人惬意而且优雅的行为。手捧为已所爱的卷语，侧旁或为茶茗的馨香，或倚冬日的暖阳。此时，你也许会喃喃地说：“这就是生活！”

清代贤者金缨曾言：“天地间第一人品，还是读书。”我想此语的含意或许是，唯有读书，才可能让自己成为具有高尚品格的人。

这里所推荐的书目，主要以我所热爱的生物人类学和考古学内容为主。作者多为大家，也有如我般小渐者。还有两本尤其珍视之作，虽为闲品，但对于心境的洗涤，自不言而喻。

◎ 张文义（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）

希望同学们在书中读出自己之外的一个个新世界，读出感性的错乱和情感的迷茫。

如果读书一帆风顺，一味顺着逻辑走，虽然清晰明快，却也让人迷醉，意识不到一切不过在同一方向上重复已接受的东西。

改变来自茫然痛苦之后的明白。

◎ 王岫庐（外国语学院）

中国文明里，与“以食为天”相匹配的，是“奉诗为经”。

“奉诗为经”与“以食为天”是传统中国人敬畏天地的重要方式，也是中国古典式灵肉一致的重要体现。到了现代，“以食为天”与“奉诗为经”分离，各经磨难。没有“奉诗为经”护航，“以食为天”的生活可能不保。

愿诸生保持终身读书的习惯，不被庸常生活淹没，勇敢抗争人向“浅”中活的现代命运。

——摘自《做一个终身学习的人》

◎ 谭安奎（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）

有品味的阅读固然要超越心灵鸡汤的层次，但阅读寄语却最好写成心灵鸡汤的样子。可惜，我做不到。好在，我相信，人生需要阅读，而阅读需要引导，唯此才能真正开卷有益。

多数人的阅读，非为学术之故，亦非故作风雅。正好，阅读者，悦己之事也，人富无害，何乐不为？

况且，阅读可以让我们避免画地为牢的自闭与自满，无论是观点、视野，还是价值观。它让你明白，许多所谓理所当然者，其实无理可言。它让我们与现实保持反思的距离，洞悉它的合理与荒诞，而不是与时浮沉。

然而，读得多了，激起了真正的家国情怀，天下关切，那就有了读书人的神髓和真理。个中冷暖，不读便是白说，读了便不用说。

◎ 沈成飞（马克思主义学院）

读书是为了拷问自我，仰望星空，努力追求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灵魂。

◎ 胡雪莲（马克思主义学院）

阅读能使人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。当你在阅读中领略世界多样、深邃之美时，他人亦在欣赏你从阅读中修炼而来的睿智、从容之美。

中山大学图书馆前日邀请人文社会科学的 28 名青年学者、教师为广大读者开列“我的推荐书目”，向读者推荐学者个人在近年阅读体验中认为值得阅读的十种好书，并分享自己的阅读寄语与阅读心得。因版面所限，本报选摘部分学者的荐书与阅读心得，与学子共勉。